

老法師，諸位法師，諸位同修：今天我們還是接著昨天所說菩薩行的原則，這就是大乘佛法裡面常講的六波羅蜜。學佛的同修，無論是修學哪個法門、哪個宗派都是菩薩行，菩薩行必須要遵守佛這六條的原則。遵守這六個原則，我們處事待人接物以此為標準，換句話說，這就是修正我們思想、見解、行為的一個依據，所以非常的重要。我們在一切大乘經典裡面常常看到。

這六條它的意義是無限的深廣，境界也是無有邊際，我們要想徹底了解它，那的確不是一個容易的事情。隨著修學的功夫，逐漸提升自己的境界，對於解行也是逐漸向上提升。我們今天講修行，實實在在說，是在菩薩行的基礎上，這五十一位菩薩，我們連初信位的菩薩都還構不上。如果真正證得初信位，那就是一個很可喜的大事。初信位就證得位不退，淨宗常講的三不退，圓教初信位就位不退，位不退就是入聖人之流，這的確是非常難能可貴的。

我們生生世世學佛，為什麼到今天還是這個樣子？那就是退轉，從來沒有一生證得位不退，在這六道裡頭打轉。希望在這一生當中，把這個事情搞清楚、搞明白，真正能夠達到這個位次。那麼我們的想法、看法、做法就一定要遵守菩薩這六個原則。第一個就是布施。昨天跟諸位也說了不少。布施就是放下，布施就是捨。單從形象上來說，布施可以分為三大類，所謂財布施、法布施、無畏布施，這三類就把所有布施的境界都圓圓滿滿的包括在其中。如果細說？那《華嚴經·第六迴向品》給我們講了大概有將近一百種的布施。它講得太詳細了，值得我們去讀一讀，知道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，如何來修菩薩行，將我們自己的標準修到菩薩的境界。我們在

此地只能夠很簡略的給諸位介紹，不能講《華嚴經》，《華嚴經》要講起來時間很長。

財布施不限於財物，要用現代的話來講，這個財是包括所有一切的物質，都叫做財。所以經上常講「資生之具」，這句話的意思，就是講我們生活所需要的，那統統叫財。財就是指生活所需要的。我們生活所需要，我們也會想到眾生的生活也需要。我們講眾生，不說別人，說別人範圍很小，我們只是布施給人，人之外還有許多像天人，佛法裡面給我們講的有畜生、有餓鬼、有地獄。要講一個人就不能包括這些，如果講眾生就統統都包括了。不但六道統統包括了，連阿羅漢、辟支佛、菩薩也包括在其中，因為他們也是眾生。九界眾生除了佛之外，十法界除佛法界之外，九法界都叫眾生。那我們布施範圍就大！

我們需要，眾生也需要。在我們自己生活夠用了，有多餘的統統應該布施，應該要放下，這是菩薩行。也許就有人聽了，心裡面生恐懼之心，我有餘的都布施掉了，那明天怎麼辦？還有人想得更遠，明年怎麼辦？你說怎麼辦？明天還沒到，想明天幹什麼？明年更遠！可是我們中國俗話說「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」，這話說得對不對？對。你要把這話聽清楚，那是人！我們今天講的是菩薩，菩薩不是人。你今天要學菩薩，你怎麼可以學人？你要有遠慮，怕的是沒有遠慮，那你是學人不是學菩薩，菩薩比人膽子大得多，菩薩不想明天的事情，更不想明年的事情，菩薩只想今天的事情。今天做的如理如法，完全遵守佛的教誡去做，明天會不會有缺乏？跟諸位說，決定不會有缺乏。

所以整個佛法也可以說建立在因果的基礎上。我們世間一般人，雖然講起因果相信，並不真信！真信因果，還有什麼憂慮的？沒有憂慮了。真信因果是一飲一啄莫非前定，你還有什麼憂慮？《了

《了凡四訓》是一部非常好的書。了凡先生他的命被孔先生算定了，每年念書考第幾名，連這個算得清清楚楚，到時候去考，果然沒錯。每年他那個時候是拿到公家的俸祿（就是我們現在講的薪水），一年拿多少斗米也一點都沒錯。你一年的收入命裡都註定了，一飲一啄命裡統統註定了，了凡先生深信不疑，所以他一個妄念都沒有了，為什麼？想沒得想頭，想不到，命裡沒有的想不到，命裡有的，丟也丟不掉，到時候它自然會來。這就是真正相信因果，真正相信命運。所以他跟雲谷禪師兩個人在禪堂裡坐了三天三夜，不起一個念頭。雲谷禪師看到佩服！這不是普通人，普通人哪有不打妄想的，這個人三天不打妄念，這了不起！非常佩服他，再問他，結果他說：我的命被人算定了，我想也沒得想頭，就不想了。雲谷禪師這一聽說，哈哈大笑：我以為你是聖人，原來你是個凡夫。那是什麼凡夫？給諸位說，標準凡夫。我們連標準都不夠，他才是個標準凡夫。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。可惜！現在人不相信，天天在打妄想。

果然相信了，佛在經論裡面苦口婆心的告訴我們，有一個事實，我們這個命運從哪裡來的？命運是前生造的因，這一生得的果報。命裡有一定就有，命裡沒有的，怎麼求也求不到。所以初學佛的同修，《了凡四訓》至少要去念三百遍，然後佛法裡面這些教訓的話，你才有勇氣、有膽量、有決心去做，去依教奉行，沒有憂慮。佛給我們講，我們的財富，一生的享受，物質的享受，從哪來的？是過去生中修財布施的因。你修的因多，過去布施得多，這一生你得的財富就大；過去世你布施得少，這一生你的財富也少。「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」，是這麼來的。

所以說布施是因，得財富是果報，法布施的果報是得聰明智慧，無畏布施所得的果報是健康長壽。這三樁事情我們都想要，我們希望有財富，財富多多益善，愈多愈好；我們也想聰明，也想健康

長壽，那你這三種因不修，你打妄想怎麼會想到？這是想不到的。所以我們自己的生活，我在前面跟諸位同修報告過，自己的生活愈節儉愈好，為什麼？我能節儉一分，我就能布施一分，我就多種因，後來的果報不可思議！要想將來美滿的果報，我們今天不種因，天天想，那叫打妄想，永遠得不到。所以要有智慧，這是真正高度的智慧，肯布施。

我跟大家說得很簡單，希望諸位同修要認真去研究《了凡四訓》，為什麼？我們布施是種因。種的這個因，以了凡居士來說，這個因有大有小，有真有假，有半有滿，那確實不一樣。最大的福報在哪裡種？在佛門種。佛門常講的福田，佛門是福田的第一福田。譬如說這個田地土地非常的肥沃，在這個地方下的種子，將來長得一定好，收穫一定多。你種在沙地裡面，種子雖然種下去了，恐怕得不到什麼收穫。田地不一樣！所以世間所有的福田，佛的福田是第一大。

好，這大家都到寺廟裡面來修福了。可是有人布施，我們是看到他修的不少，但是一生並沒有得到，甚至於後果還很不幸。這就是雖然是佛門，傳到末法時期，佛的道場有真的佛道場，有假的佛道場；有純佛道場，有雜佛道場。譬如我們在台灣所看到的，有些寺廟裡摻著有道教，甚至於還有駕乩扶鸞的，它裡面也供釋迦牟尼佛，也供西方三聖，也供觀音菩薩，它又供濟公，還有供什麼呂洞賓，供得很多。它雖然是也叫做寺，它是雜，它就不純，在那裡種福就沒有在純佛道場大。這是我們要認識清楚，必須要揀別的。所以修福認真講，有智慧的人才能夠修真實的福報，才能遇到真正的善知識，你在這裡布施供養就有福了。

現在有一些人喜歡神通，這個道場的師父放光動地，那到那個地方拼命去供養；那個師父沒神通，老老實實的，那就不願意去，

縱然供養了，敷衍敷衍就好了，你這個福田就又種錯了。《楞嚴》上說得好，「末法時期，邪師說法，如恆河沙」。有很多人來跟我說，某某人會放光，離地三尺。來跟我講，我相不相信？我相信，確實是有，那不是假的。是不是他自己真有這個能力？不見得。如果他自己真正修的有神通，他不會示現。他的神通從哪裡來的？妖魔鬼怪附在他身上現的。《楞嚴經》上說得清楚，迷惑眾生的。附在他身上的鬼神離開，他的能力統統喪失了，完全沒有了。所以《楞嚴》好，《楞嚴》是照妖鏡！你念完《楞嚴經》，妖魔鬼怪你一眼就看穿了。沒有能力讀全經，我教給你們念第六卷的後半部「四種清淨明誨」，大概第六卷的末後三分之一，完全講我們現在社會真假的辨別。你念熟了，你就有能力，你能夠看得出來哪是真的，哪是假的。

所以福田要種在真實的福田，那你就有福了。除此之外，供養父母是第一福田；照顧貧苦、老病，這也是第一福田。你能夠孝養父母，這是因，將來你老了之後，你的兒孫會孝養你，果報。我能照顧老人、病人，自己將來老了、病了，就有很多年輕人來照顧你，果報決定不虛。見到別人有苦難，我援助他，我將來遇到苦難的時候，有很多人援助我。換句話說，我們希望得什麼樣的果報，就要想到我要種什麼樣的因。因緣果報決定不虛，這是真實的。所以財布施得財富。

我在年輕的時候，那個性格，你要看《了凡四訓》，那我跟他性格差不多，但是還沒有了凡先生那個福，還沒有。我對人的尖酸、刻薄、不能容忍，那些壞毛病跟了凡先生一樣。年輕的時候喜歡跟人鬥嘴、不饒人，不但是得理不饒人，沒理也不饒人。我有一點辯才，黑的也能說成白的，所以得罪很多人，造了很多口業。念了《了凡四訓》才曉得，這是一身的毛病，自己確確實實沒有福報。

。就是大概過去生中，那用現代來看，過去生中大概也是個講經的法師，要不然哪有口才？哪有辯才？這不是一生得來的。雖然講經，沒有布施，所以一生沒有福報，真正沒有福，而且刻薄還短命。現在這一點福報，這個壽命，都是這一生當中遇到佛法，這才想想，錯了，才開始認真的修。所以我這點福報、這個壽命都是現世報，是這一生修來的，不是過去生中的。我改的效果，實在講，在了凡居士之上，這一生當中所修的，這可以給諸位作證明，佛教給我們的真實不虛。

法布施是自己有智慧、有技能樂意的傳授給別人，教導別人。絕對不要害怕：我教給他，他將來比我高，那我不是完了。所以教給人的，我自己會十分，教給他五分就行了，為什麼？他永遠在我下面。這種教學叫做吝法，雖然肯教人，自己還留一手，這個樣行法布施，來生得愚痴果報。所以我們知道多少就教人多少，絕對不要留；不但不留，希望別人比我更好。要有這個心，要有這個願，要真正去做，希望別人高過我，他造福，我享福！別人都不如我，我就累死了，我造福，他享福，這個帳要好好的算算。

我教這些年輕的學生，有些人要想來跟我學講經，我說很好，你既然發心學佛，你的德行、你的學問、你的智慧、你的善巧都要超過我，這才算是學生。俗話常講「後來居上」。如果你都不如我，那你就不是我的學生。所以我希望我的學生樣樣都超過我，他們將來學成了，我退休了才有福好享！要是樣樣都不如我，這就糟了，那我就苦一輩子，老的時候還不能夠退休，那這個命運就很悲慘。

我們中國人跟外國人在思想上確實不一樣。我們中國古人做官戴的帽子，那個帽子叫進賢冠，冠就是帽子，像個樓梯一樣，前面矮一層，後面高起來的。它代表什麼？前面這個是自己，我們這一

代，後面是底下一代，希望底下一代要比我這一代高，表這個意思。所以文武百官戴的帽子叫進賢冠。皇帝戴的帽子上面是平的，皇帝的心要平，對人要公平；文武百官希望是後來的人都比我高，後來居上。這服裝都是表法的，所以叫章服，明顯的把自己的願望都顯示在這上面，用意都很深，時時刻刻想到要提拔好人，希望後人超過自己。不但不嫉妒賢能，而且要幫助賢能，成就賢能，這是法布施。我們力量做不到，我們時常有這個心就行了。大經上面講「發意圓成，圓滿功德」，這真心一發，功德就圓滿了。常常存這個心，遇到有這個緣分的時候，一定認真去做。遇到有志的年輕人，能夠全心全力栽培他，全心全力協助他，全心全力提拔他，這就是叫法布施。

一切法中，在今天是兩樁最重要的，一個是大乘佛法，一個是我們中國固有的文化道統。記得過去英國歷史哲學家湯恩比曾經說過，好像是在一個國際會議裡面說過：要想這個世界真正得到和平，每個人都能過真正幸福的生活，只有實踐大乘佛法與孔孟學說。出自於一個外國人的口中，這的確是有眼光的，不是普通人能夠見得到的。所以在法布施當中，我們認真去修學大乘佛法，認真去修學中國固有的文化道統。典籍雖然多，我們一生能弘揚一部經就夠了。特別在這個時代，我勸大家做專家，不要做通家。通家不容易，專家是我學一部經，我專門弘一部經，這個容易。要是我們台中李老師那種教學，你要學一部經（普通不太長的經），多少時間？兩個月就可以完成，就能出去講。學一部大經，像《法華》、《楞嚴》，一年的時間就夠了。

講大經不太容易，講小部經不難。在今天這個環境裡面，小部經是最受歡迎的。我到一個地方我講經講五天，大家就捧場他也會來；如果我講大部經，我說這個經要講三個月，他聽了兩次沒有味

道，第二天不來了，為什麼？不捧場，時間太長了。所以李老師從前教我們講經的原則，就是最長不可以超過十次，最短不能超過三次，最適中的就是講五次到七次，我們學講經都是這樣學法。所以時間不長很短，一部經就畢業了。他那個畢業是要升座跟大眾講，講下來才算畢業，沒有對大眾講過這部經，這部經不算畢業。我那個時候在台中參加他的經學班，進度很快，我一個月學一部。我在沒有出家之前，跟他老人家一年三個月，我學了十五部經，這十五部經我都能講，都是小部經，我能講。所以一出家一剃頭，白聖法師就請我到三藏學院去教書，一個學期才教一部經。我學了十五部經，你想想看，三年六個學期我都教不完。

他那個教學的方法是我們中國古老教私塾的方法，個別教的，不是像現在一般上課的那種教法。真的有效果，而且是專修，一部經學會了，才准學第二部。這部經學了不會講，決定不教你第二部。學的時候當然相當辛苦，那是真的，一點都不假。全心全力一天到晚都想著經文，實在講覺也睡不好，吃也吃不好，吃東西不知道味道，為什麼？怕上講台下不了台，怕丟人！所以那個修學法不要老師督促的，為什麼？因為你要上講台，你怕丟人，所以你認真拼命，自動自發，這個方法真有它的優點，所以要學，學一部經。

第一部經是最困難的，在講台上講一個鐘點，自己準備的時間差不多要四十個鐘點，才能夠應付講台上一個鐘點，真苦！而且要寫講稿，講稿是什麼？是口語講稿，這叫口語文學，不是文章，是口語。拿到講台上有講稿依靠。講一個小時，差不多要寫一萬字。你想想看一個星期講一次，一個星期要寫一萬字的講稿，還要修改二、三次。因為你寫完了之後，講一遍給同學們聽，同學們聽了之後，哪個地方講得不好，哪個地方我有懷疑，哪個地方有不清楚，改，回去改，改了再講第二遍，第二遍又要改，改完之後，這才能



夠上講台。上完講台，跟大眾講了之後，一講完，老師又召集到幕後去再批評，再改，所以一個星期的時間都磨鍊在一個鐘點上，那苦不堪言，那個學經。第二部就輕鬆一點了，有經驗了。以後就愈學就愈輕鬆，愈學愈舒適，最後法喜充滿。一個月一部經畢業了，一個月又一部經畢業了，學習的精神、士氣非常之旺盛。學東西是這麼學來的，那真正吃過苦頭。

儒家經論也是如此。或者是學一部《論語》，或者是學一部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，乃至於十三經，或者諸子百家裡面選一樣，專精一樣。學歷史也是如此，專精一部。在台灣過去，天主教的神父方豪，他是學歷史的。這個人也是非常了不起，學歷並不高，我聽說只有初中畢業，自修。他是專攻《宋史》，就是二十五史裡面的《宋史》，他是專家。幾十年的時間用在一部書上，變成權威。所以世出世間的典籍，只要學一樣就好，甚至於小說，他一生研究一樣，他也成為權威。大家曉得研究《紅樓夢》的稱為紅學，他也能成為權威。當然那是次要的，最重要的是經與史，非常非常重要。

我們只要能真正發心一生專攻一樣。如果專攻一門，三年決定有成就，七年那就有大成就，這不可以不知道的，所以這是法布施。除此之外，我們所有一切的技能都希望別人都學會，譬如我會燒菜，我就希望把我這燒菜的技術傳授給喜歡學的，我統統都教。我會做衣服，喜歡這種手藝，我也統統都教，只要自己有一點技術、能力，歡喜教給別人，這統統叫做法布施。

第三種無畏布施。無畏是別人身心有恐懼、有不安，我們幫助他，使他能夠離開一切恐怖，身心安穩，這一類的就叫做無畏布施，所以他的果報是健康長壽。譬如說現在這個地區，有一些搶劫的人很多，夜晚女同修一個人不敢走路，這就是她心裡有恐怖，我陪她，送她回家，這叫無畏布施。無畏布施怎麼做法？做法很多！然

後你才曉得，不殺生是無畏布施，一切眾生遠離恐怖；素食也是無畏布施，長養慈悲心，叫一切眾生看到你不害怕。這是舉一個例子。

諸位明白之後，才曉得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，隨時隨處要修三種布施，要認真去修學，盡心盡力的去做。年輕縱然有一些苦難，能夠承受得了，不在乎，福報老年時候再享，那叫真正享福。年輕就把福報享光了，老的時候怎麼辦？我們在這個社會上看到太多太多了。年輕的時候發達享福，多少人伺候，特別是什麼？我們政府從大陸撤退到台灣，在大陸的時候是大官大將，豪門貴族，那個財富跟家裡的傭人太多了。撤退到台灣之後，官也沒有了，錢也沒有了，什麼都丟掉了。在他有地位、有財富的時候作威作福，不得了，不可一世，到台灣之後，自己提一個籃子上街去買菜。什麼人？我一看，在大陸上做過總司令的，家裡一個傭人都沒有，太太要上廚房燒飯，要洗衣服，自己要提一個籃子上市場買菜。我看在心目當中，念念《了凡四訓》，念念佛經，一點都沒錯，福報年輕享掉了，晚年沒有福，這是非常之悲慘。晚年體力衰，需要人照顧的時候，沒有，年輕時候不需要人照顧，照顧的人太多了，享福的時間顛倒了。我看在眼裡，記在心裡。

所以我年輕的時候吃苦，年輕的時候發憤努力，遊樂場所裡頭絕對沒有我的蹤跡。我的那些同事、長官看到我都搖頭，說我什麼學佛了，迷了！好像這些玩樂的地方都不去，一天到晚跑寺廟，跑書店。每天一有時間就念書，變成書呆子了。那時大家都叫我書呆子，都講我迷了，著迷了。他們每天玩得都很開心，晚上回到宿舍來睡覺。我那時候告訴他們，我說：我不是不想玩，我也很想玩，我把時間跟你們顛倒一下，你們現在玩，我準備晚年玩。現在都退休了，退休後的生活非常清苦。看到我在世界上，今天飛到這裡，

明天飛到那裡，身體也滿好。你對！你對！我說：是！我那個時候，年輕時我就看對這路，你說我錯了。現在你才知道我看法對，我看得比你遠，你看得太近了。

學習的時候讀書，常常念到通宵，念到天亮了還不曉得。現在到處請我講經，我什麼都不要，這不是自在了！苦什麼？那個時候吃苦，你不吃苦頭，你怎麼會成就？所以年輕吃苦不怕，現在體力就不行了。現在說一天一夜不睡覺就感覺到不行了。從前可以三天三夜不睡覺，精神飽滿，年輕！真正肯努力、肯幹，所以幹什麼都要年少。這是諸位要記住的，千萬不要有錯誤的觀念，學佛是晚年的事情。就錯了。晚年體力不夠，縱然有壽命，體力衰退。到禪堂去參禪，念佛堂念佛，打佛七。佛七是七天七夜，不是說白天念佛，晚上可以睡覺的，那不是佛七。七天七夜不眠不休，這一句佛號不間斷，不是年輕體力強壯，做不到，所以老年人沒有法子。

我們看《高僧傳》，你看古人，六祖大師開悟的時候，五祖傳衣鉢給他，二十四歲，不是四十二歲。所以幹什麼都要年輕，年輕是一個人的黃金時代。你只要把這段時間能夠把握住，你一生都幸福。換句話說，過去生中沒有修，福報、財富、聰明智慧、健康長壽，這一生修都來得及，都能夠達到圓滿的願望。問題就是你知不知道這個道理，曉不曉得這個方法，肯不肯認真去修？

菩薩的心願跟凡夫不一樣的，菩薩起心動念都想到為一切眾生造福，不要想自己。眾生有福，我哪沒有福報？我也是眾生之一，我有福報，眾生沒有福，我這個福保不住。就以財來說，佛家所說「財為五家共有」，不要以為是你的。一個星期之前，你看到奧克蘭的大火，一天一夜燒了二千五百多棟房子，高級住宅區！一棟房子值一百多萬，以為是自己的，那就想錯了。所以念念想一切眾生，不要想自己，自己這個福報才大，自自然然受用。所以我們學佛

頭一個說要發菩提心，菩提心就是真正覺悟的心。對於宇宙人生的真相、真理，真的了解，真正能夠把它應用在日常生活當中。所以你希望得到財富、聰明、健康、長壽，一定要修三種布施，這是第一個應該要遵守的。

第二條是持戒。持戒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守法。千萬不要以為我們守法會吃虧，這個世間好人都被人欺負！社會現象，可能有這現象，似是而非，這不是真實的。守法的人心安理得。再告訴諸位，世間絕對沒有吃虧的事情，也絕對沒有說是佔人便宜的事情，沒有。假如我上了別人的當，吃了人的虧了，那個人佔了我的便宜了，那因果定律不就被推翻了。一飲一啄這怎麼講法？這講不通。世人所見的不是真理，不是事實真相，似是而非。我們要能夠辨別。一個守法的人心安理得，我今天被人騙了，那是命裡注定的，不必去計較，一笑了之，做還債想，還他了，沒事了。如果我沒有還債想，我這在放利息，將來他還是要還給我的。欠財的還錢，欠命的還命，一飲一啄莫非前定，你就心開意解，一點煩惱都沒有了。沒有懊惱，心自在，身自在，你的生活哪有不自在的道理，絕不斤斤計較這些。換句話說，沒有得失。

這個得失不是真的是假的。在我們佛法《百法明門》裡面，二十四個不相應，第一個就是得。不相應行法，要用現在的話來說，完全是一個抽象的概念，絕對不是事實。得，得什麼？既然沒有得，哪有失？世間人許許多多的煩惱都是從抽象概念裡面生出來的，如果了解這個事實真相，得失的念頭沒有了，你的煩惱就去掉百分之八十，你就得自在。為什麼佛菩薩得大自在？他沒有得失心，他知道這個事實真相，確確實實一切法了不可得；不但是身外一切法了不可得，就是自己的身體也了不可得。這的確要相當的智慧，才能夠看得出事實的真相。沒有得失，多自在，多快樂。人要享福，

真正的幸福是身心自在，對於人生宇宙，也就是自己與自己生活環境的真相完全了解，這才有真正的幸福。所以明瞭事實真相，他怎麼會不守法？才知道守法的好處，守法的真實利益。

佛教給我們戒法，給我們的教訓，我們要遵守。世間的法律要遵守，社會的道德、風俗人情都能夠明瞭、都遵守，才能夠跟大眾一切和睦相處，才能真正做到六和敬，這個人生才是真正是真善美慧的人生。所以幸福在哪裡？幸福要自己去求，自己去修。所以持戒絕對不是指的五戒、十戒，不是指這些，那個範圍太小了，那是屬於律儀戒；除律儀戒之外，經典上沒有寫出來的，佛沒有說出來的，有饒益有情戒，有攝善法戒，包括世間所有的道德觀念，都包括這些東西。在某個地區、在某個時代應當要遵守的是哪些，統統知道，我們也統統做到。

第三是忍辱。這一條是當年譯經的這些大師們特別用這個「辱」字，實在講就是忍。因為中國古時候的讀書人講求氣節，有「士可殺，不可辱」。士是讀書人，殺頭可以，侮辱這是不可以的。我們翻經大師一看，這中國人怎麼這麼固執？好，忍辱，能忍也要忍，不能忍也要忍，所以就用這個字來翻這條守則。《金剛經》上教給我們「一切法得成於忍」，所以「忍」是菩薩修學裡面非常重要的一條。你看佛在《金剛經》上，《金剛經》在我們中國讀誦的人最多，其他的經不曉得，《金剛經》的知名度是一切經當中第一，沒有人不知道《金剛經》。《金剛經》講六波羅蜜，六度裡面是布施跟忍辱講得最多，其他的就略略的帶過。我們就曉得這六度裡頭，這兩條最重要。布施剛才講的是修福，忍辱是保持。你不能忍，你修的保不住。特別是修道，道是什麼？道是清淨心、是戒定慧。不能忍辱，功德就決定不能成就，積功累德就靠忍辱。

功德與福德不一樣，福德不會失掉的，功德很容易失掉。所謂

「火燒功德林」，火是什麼火？瞋恚，一發脾氣功德就完了，就燒掉了。所以積功累德是非常非常的難，所以你要知道什麼叫做功德。功是功夫，是修學的功夫。什麼是功夫？持戒是功夫。禪定是德，因戒生定，定是德。修定是功夫，定就開智慧，慧就是德。這一發脾氣，定就沒有了，慧也沒有了。所以你的功德就燒掉了，就沒有了。所以你要知道你自己有多少功德，那你得想想，什麼時候發了脾氣以後到現在還沒發過脾氣，你的功德就這麼多。如果到臨命終時發脾氣，那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所以臨終很重要。你看《飭終津梁》裡面告訴我們，人臨終時，八個小時不要去碰他，為什麼？碰他的時候他有感覺，怕他生瞋恚心，那他修的那點功德就燒得光光的，一點都沒有，就怕這個。所以要曉得什麼叫功德，功德最怕的就是一發脾氣就沒有了。

一個修菩薩道的人，實在講，魔障、業障都很多，常常會現前。那個不如意的事情遇到了，不如意的人、不如意的事，那都是魔。魔看到你積功累德，他嫉妒了，用什麼方法來破壞？他沒有能力，只有你自己可以破壞。所以他就現這個境界，就叫你發脾氣，燒、燒、燒，把你自己的功德燒掉。往往你就上了大當，你就真的很聽話，就把自己的功德給燒掉了。你說冤不冤枉！所以真正修道人，真正修菩薩道人，遇到惡人，遇到逆事，這就是境界現前，修什麼？修忍辱波羅蜜。這一關通過了，你積功累德就愈積愈厚，功德就愈來愈殊勝！時時刻刻會有這些人在旁邊來考驗你。說老實話，境界沒有好壞，境緣沒有好壞，滿益大師講的。「境」是物質環境，「緣」是人事環境，沒有好壞，好壞是在我們自己的心。如果真正是道心，這些逆境、逆緣現前的時候，使我們的忍辱功德增上。他是我們的善知識，把我們的境界往上提升，感謝都來不及，怎麼會起瞋恨心？不可能的。

我在沒有學佛之前，我在做學生念書的時候，從小就好勝，喜歡出風頭，鋒芒太露。在同學當中，我都常常欺負同學，跟了凡先生年輕犯的毛病一樣，故意找碴的。這是我在南京念書的時候，我欺負最多的我同班的一個同學，姓白。現在這個人不曉得到哪去了，我受了他很深的感化。他在背地裡面讚歎我，我是當眾侮辱他，這是非常強烈的對比！到一個學期終了之後，我聽到他在外面讚歎我的地方太多了，深受感動，我向他道歉。那個時候不懂得什麼懺悔，向他道歉，深受感動。那是我的真正善知識，他能忍辱，了不起！我就從他這裡學到忍辱的本事。

我到台灣在公家做事的時候，我喜歡讀書，從大陸輾轉到台灣我還帶了些書來。那個時候台灣的書很少，我喜歡這些書，在台灣還買不到，怕台灣沒有翻印。我有一個同事把我這些書偷去了。搬家的時候，這一搬家搬亂了，他就順手牽羊偷去了，放在他的箱子裡面，擺在床鋪下，另外一個寢室。以後被別的同事看到，來告訴我：你丟的那些書都在某某人的箱子裡。我問他有沒有看見？他說他沒看見，他不承認。那我就也就不客氣，趁著一個星期天他出去了，我跑到他的房間裡，把箱子打開又把書拿回來。那麼這個事情，我的書找到了，當然他很生氣，找碴。在辦公室，我們大辦公室二十多個人，他藉故把我臭罵了一頓，罵了有半個多小時，我一句話不說。他罵，我就聽，罵半個小時他沒有力氣了，罵累了就不罵了，我能忍。

我跟那同學學的本事我用上了，他對我很大的貢獻。我那個長官對我的評語，「好，有修養、有修養」。他要不罵，我怎麼有這麼好的評語？怎麼有這麼好的考績？他送給我的，我對他很感謝。過了三天，他就過來給我道歉。他道歉的時候，我那些好書我送了兩本給他。忍辱好！為什麼？我那個時候決定不能把這個事情揭穿

，揭穿之後，他在那裡不能做人了，他一定會被處分。所以這樣以後我們就和睦相處，以後感情更好。我這個本事是我在學校跟同學學來的，那個時候沒有學佛。你曉得忍辱真正是成事，不會壞事。頭腦要冷靜，要能忍，要知道利害得失。

學佛絕對不跟眾生結冤仇，這是千萬要記住的，我們在菩提路上才能夠一帆風順。一切不如意的事，一切惡緣，種種障礙，細細想來都是成就自己的，都是對自己有很大的利益。所以要知道逆來順受，順受裡面才真正成就功德。再惡的人，我們以真誠的心能包容，能夠容忍，都會感化，沒有不能感化的人。在中國歷史上，我們講到孝，為什麼就提到舜王？我們讀讀歷史，舜王的父親，他的繼母以及繼母生的弟弟，這一家人用什麼態度對他，他能夠忍讓。到最後一家人都向善，都感化。所以堯王聽到這個事情之後，把兩個女兒嫁給他，王位傳給他，有道理！他能夠感化他的一家人，他就能夠感化一國人。

所以一定要學忍、要學讓。忍讓決定不吃虧，絕對佔便宜。我給諸位說的，確實如此，決定不吃虧的。忍辱是修行的基礎，因為不能忍就不可能有進步，能容忍才會有精進。進是進步，不退轉；不但要進，要精進。精是什麼？是專一，是精純。我們今天遇到不少同修，實在講他們學佛，舉個例子來講，也很用功，也很勤奮，但是他不是精進。他學得很多，學得很雜，他叫雜進；還有一種更不好的是亂進，雜進、亂進，所以後面是得不到結果，沒有成就可言。

所以要記住要精進，精是專精，精而後能博，這是我們中國固有的教學。跟佛法的教學，他們的看法、做法非常接近，那就是先求根本智，然後再發展後得智。我們中國古老的教學都是這樣的。這種教學的觀念與做法，現代人是把它否定掉，這非常可惜。否定



了這個教學法，現在教學法，中國外國恰恰顛倒。這一顛倒，給諸位說，根本智沒有了，後得智是更沒有。所以今天社會的動亂不是沒有原因的，有原因的，就是這個世間沒有真正智慧的人。有些什麼人？世智辯聰，世智辯聰會帶給我們很大的苦難，他不是真智慧。世界要有和平，必須要有真正智慧的人來指導我們。

儒、佛教學，我們先講儒，佛跟儒完全相同。儒家的小學，童子七歲開始上學，上小學，七歲是就外傳。在從前沒有學校，大家庭裡面四合院，四合院的兩旁東廂、西廂，西廂就是書房，就是教學的場所，所以老師叫西席，他住在西面，西面就是家裡面小孩念書的地方。七歲這小孩就跟老師不跟父母，大概只有放假的時候，初一、十五放假，可以到後面去跟家人見見面，平常都要跟老師。所以老師不但要教他讀書，要教他的品德，要教他做人、做事，跟到老師，隨時隨地要指導他，一舉一動、一言一行統統要教導。

由此可知，那個教育是生活教育，也就是孔夫子所講的四科裡面的德行、言語；說話要有分寸，要有尊卑。從小就這樣教你做人，使你真正明瞭五倫十義，就是知道人與人的關係，知道父子的關係、兄弟的關係、朋友的關係、君臣的關係、夫婦的關係，知道這些關係，然後知道我什麼身分，我應該怎麼做法，那叫做教育！每個人都能夠明白這個道理，世界和平，社會秩序不會亂；每個人都能安於自己的本分，都能盡自己的義務職責。除這個之外，讀書。讀書不講解，只教句讀，音念得很正確，句子沒有念錯，教句讀，而且要求的是背誦。天分高的，拿現在講就是記憶力強的，老師發下來的課文三遍能夠背誦的，這就是天分高的。念三遍這一課就能背了，老師規定他要背一百遍。天資最差的是十遍，這段課文能背，這是天分差的，大概到七遍會背、到十遍會背的這是根性鈍一點的，他要背兩百遍，勤能補拙，要背兩百遍。所以老師的督促是念

的遍數，背誦的遍數，這樣背下來，他一生都不會忘記。

所以一天到晚念書，而且要大聲的念，要念到老師聽得見才行，老師聽不見不行，要老師能聽見。這是訓練什麼？現在人不懂，認為這種教學法是死讀書，這書念了有什麼用？他不曉得，這是我們佛家講的戒定慧三學一次完成，修根本智。小孩，尤其是聰明的小孩，你不教他這樣念書，他就會胡思亂想。天天打妄想，想著怎麼去玩。教他念書把他這些妄想念掉，讓他能夠得定，能夠收斂。所以從七歲到十二歲，這是小學當中差不多四書、五經，天分好的連十三經、諸子。諸子不能完全讀，由老師選一些給他讀，統統都念熟，都念到會背，都不會忘記。

中國古人要用現在來講，那也很有科學的頭腦。古時候印的書有一定的規矩，所以是不管是中國哪個地方刻的書，你要是講《論語》第幾頁第幾行第幾個字，統統是一樣的，絕對不會錯的。這就是符合科學的精神。它的書是一面十行，一行二十個字，不管哪個地方刻書，統統都守這個規矩。所以不管哪裡刻的書，你說第幾頁第幾行，大家都知道，凡是念過的，他都曉得，它統一。不像我們現在印書，每家印的行數、字數不相同，必須要註明是哪一個版本，哪一家書局出的，是第幾版的，你才能找到參考沒錯；否則的話，另外一家排的版，他就排得不一樣，頁數、行數都不相同。所以古時候刻書是統一的。

到十二歲的時候，中國那個時候十二歲就像成年人一樣，都很有規矩、很有禮節，一舉一動就像大人一樣，不像外國的小孩很天真；那沒有，確實是很規矩的，像個大人。十三歲就上太學，中國沒有中學，只有小學、太學，太學叫大學。大學裡面上課就跟小學不一樣。小學全部注重背誦，學的生活教育，大學是講求後得智，後得智要啟發他的智慧，研究、討論。從前印刷術不發達，書籍不

容易得到。太學裡面老師上課對學生，老師沒有書本，學生也沒書本，為什麼？都背得很熟了。老師說第幾頁、第幾行，大家都知道。所以上課的時候帶書本，那不笑死了，他不帶的。所以往往有些老師上課不在課堂。因為他學生不多，學生大概一、二十個人，一個老師帶一、二十個學生旅遊，遊山玩水，走到那裡，講到哪裡。那時的學生要侍候老師，老師坐車，學生要替他駕車，要挑起好的酒菜，走到哪裡，一路玩到哪裡，講到哪裡。三個月旅遊回來了，這課程也滿了、畢業了。

讀書樂，真樂！哪有像現在念書，苦死了，一天到晚，那念大學還要背一大堆書，苦得不得了！所以我學了佛之後真是幸運！為什麼？來生叫我做人我都不幹，你看讀書多苦。從前做人還可以，做人真有樂趣，現在做人苦死了，從念幼稚園就苦，苦一輩子都苦不完，這人不能幹、不能當。這要覺悟，要把事實看清楚。所以古時候教學真好，你想想那種教學的方法、那個教學的制度，絕對不是我們現在人可以想像的。所以他是先教你修定，心真正得清淨心，老師講的那些經文聽了會開悟。

我們佛門裡面一出家或者是在家初學，五年學戒，就是五年基礎的教育，那個戒不是戒律，是老師的教誡。在前面我跟諸位同學說過了，這五年是什麼？是工作，就是為常住服務。常住派給你的工作，新來的要照顧學長，初學要照顧學長，你要做事情，就是分配給你的工作，這是修福。然後教你背經，背經是修慧，不講解。所以頭五年講堂沒有你份，你沒有資格到講堂聽經，也沒有資格到念佛堂去念佛，禪堂裡參禪都沒有資格。你就打雜、做粗活，你做這個。這個寺院裡面主修的經典，你一定要在五年當中把它背完。從前學天台，天台要背三大部，那五年要完成。這三大部是《法華經玄義》，智者大師講的，《法華經文句》、《摩訶止觀》。你學

《華嚴經》也要背《華嚴經》。所以到講堂去聽經的時候，老師也沒有經本，學生也沒有經本，說到經的第幾頁第幾行你都要知道。有這個能力才能夠進講堂聽經，才有資格。哪裡像現在，講經的時候發給你經本，第幾行還找不到。所以從前那個教學那真的是好！古人講的四時讀書樂，那是真樂不是假的，那真樂！現在讀書多苦。所以我看看現在的社會，來生人身我都不要，不能做人，太苦了！古時候的人可以做，現在的人不能做，太苦了！

這就是講精進，先是精，專精一門，使自己的戒定慧三學的基礎成就。這個成就叫做根本智。根本智實在講就是清淨心，心裡面沒有雜念，沒有妄想，心清淨了。清淨心能生智慧。然後這第二個階段就是參學，參學的目的就是廣學多聞，這是成就後得智。實在說《華嚴經》善財童子就給我們做了一個榜樣，所以《華嚴經》實在講是佛門裡面最圓滿、最完整的一部教科書。過去弘一大師他教誡初學，就是教人從《華嚴經》入手。他特別介紹的是《華嚴經疏鈔》，那的確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《華嚴》有最圓滿的理論，有最殊勝的方法；後面善財五十三位善知識做給我們看，帶表演。這種教科書到哪裡去找。我跟方東美先生，方老師說《華嚴經》是全世界古今中外最圓滿的哲學概論。他老人家學哲學的，以後他在輔仁大學博士班講華嚴哲學，非常推崇這部書，後面帶表演的。你看任何世界上最好的典籍沒有表演，沒有做給你看的，《華嚴》後面做給你看的，怎麼樣把這些理論、方法應用在日常生活當中，那就是五十三參。

五十三參，善財童子最初親近的是文殊菩薩，它分本、末二會，本會文殊菩薩會，末會是五十三位善友會。本會裡面修的是根本智，就是五年學戒，成就根本智，成就三學的基礎；末會五十三參是成就後得智，也就是權智，善巧方便，在日常生活當中所顯示的

智慧。五十三位善知識，你去看他們的身分，男女老少、各行各業統統都有，那表什麼？就是我們從早到晚接觸社會各個層面，遇到種種的人，他把他分成五十三類。一個真正修學大乘的大乘人，在日常生活當中，面對著現實社會我們應該有什麼樣的心態來修學，真正是了不起！

那個經典是活活潑潑，殊勝至極，可惜這個經的部頭太大了，講一遍很不容易。我年輕的時候剛學佛，對於《華嚴》，對於清涼羨慕到極處，清涼一生講五十遍，我那時也發心希望我也能講五十遍。願雖然是有，緣不足，緣就是沒有機會。我雖然願意講，沒有人願意聽，這五十遍要怎麼講法？一年講一遍，怎麼講法？一天講八個小時，一年一部經圓滿。誰肯一天來聽八個鐘點聽一年？沒有人，一個也找不到。一天講四個小時，兩年圓滿；一天講兩個小時，四年圓滿，不容易！我在台灣，台南的開心法師每次碰到我：法師，你要講《華嚴經》，你不講，以後沒有人講了。我說：我知道你的好意，我很感謝你。我將來一定會講一遍講。講一遍留一套錄音帶，沒有人聽沒有關係，我對錄音機講。我不再到世界上亂跑的時候，我就開始講。我想現在我的體力一天講四個小時不成問題，兩年可以完成。

一部《華嚴經》至少要三千個小時，這是講得比較精簡而不能詳細，不能像我過去那個講法。我過去大概講了有二千七、八百個小時才講一半。所以現在不能像那種講法，那種講法太耽誤時間，所以比較講得簡單一點、簡略一點，三千個小時完成，那麼一個小時的錄音帶就三千個，三千個帶子，確實非常之好。如果真正發心，將來要學講經弘法利生的，《華嚴》是一定要學，這是佛法的根本法輪。沒有這個基礎，換句話說，任何小部經，你雖然去學習、去講，很難有深度。這是不能夠避免的，一定要認真學習。當然更

重要的是要依教修行，解行相應，這才是真正的善知識。

所以我們從《華嚴》善財童子表演，就知道先是一門深入，然後再博學多聞，這是修學的次第。我們中國古人的教學，跟佛門的祖師大德統統都是用這種方法。現在人顛倒了，現在一開頭他就博學多聞，這個事情麻煩。開頭涉獵得多，他就胡思亂想，經常想佛在這個經上講空，那個經上講有，到底是空是有？怎麼佛說法都互相矛盾？到最後連佛經都懷疑。我們看到這種現象很多，他不知道佛說法的義趣。所以你們同修如果想真正有成就，我在此地奉勸你們一句話，這我不怕得罪人，為什麼？我得罪人是必然的，對你們有好處，你們只跟定印海法師一個人學，只聽他一個人講經。你聽兩個人講經，就兩個路線；聽三個人講經，就三岔路口，你就無從學起，這是麻煩事。等到你在印老座下得根本智了，然後再去參學，什麼人講都可以聽，什麼書都可以看。為什麼？你有能力辨別真妄、有能力辨別邪正、有能力辨別是非，你所接觸的一定成就你的智慧，絕對不會動搖你的信心，不會把你帶入歧路。有這種能力，老師就放你出去，你可以參學了，你不必再坐在我會下了。沒有這種能力的話，就跟定一個老師，沒錯！

我跟李老師的時候，他限制那麼嚴，那真是愛護我，怕我在外頭亂聽、亂看，不能成就，所以這叫做精進，才會有成就。從精進才能夠得到禪定，這個禪定是廣義的禪定不是狹義的。所以大家聽到六度裡面的禪定，如果想到禪宗裡面講的禪定，那錯了。中國六祖能大師所傳的禪定不是六度的禪定，而是六度的般若波羅蜜。《壇經》一開頭第一章六祖大師就說得很清楚，「大眾總念摩訶般若波羅蜜」，所以它是般若波羅蜜，不是禪定波羅蜜；但是般若波羅蜜是從禪定波羅蜜裡面生出來的，沒有禪定哪來的智慧？

從精進，精進我剛才跟同修們報告過了，專精、廣學。專精是

定，廣學還是定，那是高級的禪定。六根接觸六塵境界統統都在大定之中，就像《壇經·禪定品》裡面所講的，六祖大師解釋「禪定」的意義，什麼叫禪？實在六祖是從《金剛經》開悟的，所以他統統引用《金剛經》的經文來解釋。禪就是《金剛經》上講的「不取於相」，外不著相，這叫禪。定？內不動心，就是經文裡頭「如如不動」，不是教我們六根不接觸外頭境界，你儘管去接觸，接觸怎麼樣？接觸的時候我不著相，我不動心，這就是定，定慧等學。

你們如果要有這個本事，你可以去觀摩，可以看電視、可以去跳舞，為什麼？定慧雙修。你在這些熱鬧場合當中，外不著相，內不動心，這是修定；外面境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是修慧。所以那個時候修禪定，就不是盤腿面壁，就到處去遊覽，就去逛去了，那是修禪定，修般若波羅蜜，修智慧。你問我這世間相，我沒有一樣不知道，是慧；雖然樣樣都知道，心裡完全不動心，完全沒有放在心上，心地清淨，一塵不染，這叫定。定慧應用在生活上，從早到晚處事待人接物統統是定、統統是慧，這個佛法就得到真實受用，學佛的好處就在此地。人有定，心就清淨，對於任何事物看得透徹、看得清楚，你處理就不會有一絲毫的錯誤，用人不會用錯人，處事不會做錯事，那哪有不圓滿的？哪有不成就的？我們今天用人用錯，事情做錯、想錯、看錯了，沒有定，沒有慧！

菩薩在世間，自己修學，幫助大眾，自行化他，都遵守這六個原則。般若，我就不需要說了，前面根本智、後得智就是般若波羅蜜。再來跟諸位解釋就是波羅蜜。波羅蜜是梵語，要用現代的話來講，就是究竟圓滿，每樣事情都做到究竟圓滿，這叫波羅蜜。布施也圓滿，這個圓滿不是說我要布施，捨多少財，我要教多少人，不是這個。那這樣永遠沒有完了的時候，哪能夠圓滿？那什麼叫圓滿？慳貪之心沒有了就叫圓滿。所以布施度慳貪。

貪瞋痴是三毒煩惱，是煩惱的大根大本。我們對於世出世間一切法沒有貪心，沒有慳吝心，自己有的絕對不會吝嗇，不會有捨不得這個念頭；沒有的絕對不起貪心，我想得到這種念頭沒有了，布施度就圓滿了。持戒度惡業，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」。這個心裡頭，對人、對事一個惡念都沒有，持戒就圓滿了。所以你要曉得它對治的是什麼。忍辱是對瞋恚，一切逆境裡面不生瞋恚，我忍辱波羅蜜圓滿了。精進是對懈怠，懈怠也是大病，放逸、懶惰、懈怠，人都想偷懶，這是大毛病。自己如果有這種毛病，要想方法對治，那就是用的精進。用什麼方法精進？要想種種方法來逼迫自己。

我當年選的學講經的這個方法，就是對治懶惰的。我有聰明、有智慧，但是很懶惰。我在學校念書說起來你們都會好笑。我在學校裡面考試從來沒有考過七十分的，但是絕對不會少過六十分，有這個本事，為什麼？考卷一拿來，題目做幾道，算一算夠六十分了，六十分怕靠不住，再加個五分，有六十五分了，繳卷，第一個繳卷，我是幹這個的。人家考試都在那裡念書，我是白天看小說，晚上看戲，所以我那些常識比我的同學們都豐富。書為什麼不要念？我只要在考試前十分鐘把所考的東西看一遍，保險及格，所以就不念書了。書還有什麼好念的，就不念了。假如遇到從前私塾的老師，那我會很有成就，現在學校的老師，我就什麼成就都沒有了。強記，記憶力只能記三天，三天以後都忘光了，所以應付考試足足有餘。我也不要前幾名，也不要有好分數，年年及格，對家裡有交代。家裡父母看了，年年升級，升級就行了，目的就達到了。不是喜歡的功課就根本就不理會，我就是這麼個念書人。所以以後這一學佛的時候，想到精進，那就逼著學講經，學講經很辛苦！為什麼？騙老師很容易，那我有本事。講經聽眾那麼多，騙這麼多人可不容易，這個沒有法子。



我在李老師那裡學經，最初第一部經真的要用四十個小時。到第二部經的時候，大概二十個小時就夠了，真辛苦！聽經之前要準備、要預備，我看一些註解，那都是老師指定的，先看，看了之後聽他講。我不是聽他講的內容，我聽他的方法，我揣摩他為什麼這麼講，哪些跟古人一樣，哪些跟古人不一樣；如果我講的話，我跟他是不是一樣。我揣摩這些，所以我學的全是活的東西。聽內容，註解裡都有，那何必要聽？不要聽。聽他的思想，聽他的想法，聽他表達的方法，我聽這個。所以跟人家聽的完全不一樣。我講時我是怎麼個講法，細細做個比較，他的好處在哪裡？他的缺點在哪裡？吸收他的好處，改正他的缺點，我就超過他了。

我今天教學生也是如此，教他用這種方法來聽。把我的優點採取，我的缺點改正過來，你就比我高明了。將來底下二十一世紀這個時代，比我們現在這個時代還要混亂，很難應付，如果他的智慧、善巧不超過我，他應付不了將來那個時代。所以學生無論在德行、在學問、在技巧都要高我一等才行，我要的是這樣的學生；不如我的我不要，跟我一樣的，我不要。所以這是為整個佛法來著想，要向深遠處去看，為利益一切眾生來著想。所以叫改進，改掉這個過失，那你就進一步了。這是對治懈怠的方法。

我現在又要發個心講《華嚴》來教學，否則的話，又懈怠了。經講了這麼多年，現在叫我講一部經，我可以不要預備，白天陪你們去玩，到講台上再翻開來。經文還沒有念，但是我能講，所以就不要念書了，就又懈怠了。那麼帶學生就不能懈怠，為什麼？總要做給他們看看，否則的話，叫他們一天拜三百拜佛，我自己不拜，那學生不服氣；叫他們念書，我自己不看書，他們也不服氣。換句話說，要帶頭，要做個樣子給他們看看，這不認真也得做個樣子，這就是避免懈怠，避免放逸。我們佛門講依眾靠眾，跟大家住在一

起，彼此互相監督，才不致於懈怠、墮落。

禪定度散亂，般若度愚痴。愚痴就是無明煩惱。三種煩惱，見思、塵沙、無明，無明是最細的，最難斷的。世智辯聰不能斷愚痴，不但不能斷愚痴，連禪定，就是連清淨心都得不到。所以世智辯聰是八難之一。難，就是障礙，那不是好東西。所以什麼叫聰明？什麼叫智慧？一定要辨別清楚。我們學佛的人不要聰明要智慧，這是應當要曉得的。時間過得很快，我們這一次講座還剩下兩天。兩天，我想把《無量壽經》給諸位做一個簡略的介紹，使諸位真正能夠的認識經典，認識這個法門殊勝，好好的跟印老學習。今天時間又到了，我們就講到此地。